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論語卷

八至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何元淳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編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

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適反。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

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案史記楚使人聘孔
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
是乃相與發徒後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
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
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之弟子
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邪吾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
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
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
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曰夫子之道至
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暇馬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
其道而不能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曰夫

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
既已大修而不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
子然後得免○或問衛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
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
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
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
矣乃於孔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
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但曰未學而已
猶且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
之意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
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見
蜚馬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孔子之行
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

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桓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所先而桓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事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一精果何所用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音女

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音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

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直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與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真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真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說見前曾子忠恕章○子曰由知德者鮮

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心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

章至此疑皆是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南軒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

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之意也

簡問達

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七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

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

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淨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如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一心則為一物而在身外邪○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南軒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則行有常以是而行何往不可故雖蠻貊亦可行也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不可行參前倚衡使之常存乎忠信篤敬也存之不紊而欲遽保之於將發之時難矣此子張所以書紳而不敢忘也○衍義曰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鄉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夏同此一心未有誠信而人不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

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
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涵養操存之熱心與理一故其形
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乎
○子曰直哉史魚邦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

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

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或問尸諫之說曰據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馬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有以伯玉得其明哲保身之道而史魚所不及者非也。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初非專為明哲保身之計也。君子出處一於義而已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適節而失於矯許之道則在己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救過於為直亦非專為保身計也。○南軒曰火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之可卷而懷則能因時而屈伸矣故謂之君子然此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

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有理其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仁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恐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之所以所惡傷所好之禮義上不以所賤易於所貴之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執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

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仁裏見得分
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仁成
方死只是見得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
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有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豪為人
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於理之當然如飢食渴
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朱子曰志
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
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
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
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弊中常有一種意
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
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
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
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慙實自盡之意矣大率
全有似箇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

可若挾是已為善則已不妄帖况自言之豈不益
可笑乎○案朱子此段係答南軒親身成仁之義○子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
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

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
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
而已○事賢友仁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
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相勸勉乃為
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所
友泛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為

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
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斗
柄初昏建

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闕於子地闕於丑人生於寅故斗
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

寅為人正商以卅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
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
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
正與其今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

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
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
過侈而易欺不若商輅之樸素渾
聖而等成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
然服之冠

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
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
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
樂則韶舞
取其盡
善盡美
放鄭

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
鄭國之音佞人早詭辨給之

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
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歲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統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

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
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
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
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
歟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
其制則等下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
商之制雖不可攷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問程子云
云非但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為準則餘可推也○屏
山劉氏顏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
為邦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
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高輅服周冕樂韶
舞也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闢物成務顏
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蓋聖
人許顏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
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為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
將必佚三日馬佚公召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

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容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說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業顏回在陋巷而於帝王經世之事無所不講此學者所當法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

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

○子

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與者

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
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
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
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案論語所論
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甯武子子桑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篇今不重出而
春秋褒貶又當攷焉非此所能盡也學者觀聖人論人
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
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南軒曰厚者敦篤也躬

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
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
而已小人不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其平
也○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

於此全篇皆可取今不錄。○程子曰：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又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吳諸葛恪與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難，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美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美，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怒。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閒，小人得容其閒，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隙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恪之為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雖能言，終以多怨致禍，可見知之非難，而行之惟艱，皆足為世戒。故附於此。○已上皆言責已，又聖賢所論有所謂檢身者，成湯檢身若不及是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成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

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
有不得則反求諸己又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
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
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己者中
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
正是也有所謂克己者孔子之告顏子又楚靈王不能
自克以及乾谿之難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楊氏曰勝
己之私之謂克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母
之遺體可不敬乎是也又所謂誠身者中庸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言雖異要其為修身則一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

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

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
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

制事之本故以為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
孫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
如質榦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
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義以為質是制義先決其
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是禮以行之然徒知
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則亦不可且如人
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婉順便
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
事即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
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
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本不和用禮以行

之己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便從容不迫信是樸
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偏○問孔子之對陽貨孟
子之不與王驪言是全得此理否曰然○南軒曰義以
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
於東華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
焉彼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
故孫所以出此者也義為體禮與孫為用而信者又所
以成終者也至於信以成之則義行乎事事事物物之中
而其體無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不具矣
南軒曰病無能者病
夫履行之無其實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
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有其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
命其實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
君子疾者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

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衍義曰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責己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

乖戾之心故不卑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南軒曰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南軒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

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云云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手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不及忠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做恕不出○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

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

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葢試而知其善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葢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皆是○葢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其為不忍一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皆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

察，則或蔽於私矣。○衍義：好惡善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達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實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加以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非非之大致，若黑白之子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

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

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逸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南軒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案論語一書凡教者皆修身治人之道無非學也

○子曰君子

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

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倚

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尸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

此理而私欲開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則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

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開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

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

義理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簡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己復禮為仁便是極了今卻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不去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

却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問知及仁守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澁之以後是說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已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澁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

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其才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不敗。○南軒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

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也。○衍義曰：君子所
有者火，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與大事。小人局於
狹小，而其長易見，故不
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
火所賴以

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
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
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
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
仁之語下。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
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
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
則不可不遜。○所謂不遜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
等事讓與他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都知仁而憚於為仁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

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南軒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於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子曰事君敬其

事而後其食

後無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

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

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適反。○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

人以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

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

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

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告之歷以在坐者蓋待替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謝先生為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生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史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

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

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

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
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
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

與謀以孔子非之 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 馮於度

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
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去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除鹿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
也櫝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
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顛也因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

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也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

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

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

公室
臣屨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盾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

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問首章之說曰蘇氏所推兩條欵之尤密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攷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

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
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
季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
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
季康子之世較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惠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
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但
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
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
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
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
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
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
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
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

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乎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通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好名犯分之大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不可仕明矣馴習既久以為當然故孔門亦有仕於其家者任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但知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惛然莫覺也夫子不均不安之語又專魯以發之其旨切矣以求由之賢蔽於習俗安於荼養尚不復知義理之正况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為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達大如

此則為具臣而已矣。○愚案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覆詳悉者亦以其不可故邪。○案左傳齊師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杜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

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衍義曰：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况家

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侯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其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 ○孔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

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
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
德也直者有皆必告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貴
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焉得不日
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
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
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皆當謹乎此也○愚案集注謂便辟直之反善柔
諒之反便佞多聞之反
南軒則不然正宜參玩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

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

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孔子曰：君

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

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

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

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南軒曰畏天命者率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者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言佩服而唯恐違也然而三者皆主於畏天命○又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注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

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紂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圖
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
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
敬也荀卿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
心敬小人則貌敬宜其然邪書曰盛德不狎侮蓋德盛
者自不為狎侮非以危殆為可畏也孔子曰君子無小
大無衆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醇疵可見矣○
此章專言畏董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是不得而
訓也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之
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嘗深思其故則不易之論也敬
者人心畏悚之名也故字之從人從敬則曰敬從言從
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悚戒懼之意先儒
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
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
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翁
畫質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則曰近者為當

况畏於敬雖最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祇畏抑畏寅畏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得為敬乎是又不容不辨○又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朱子曰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之欲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可懷而思可畏此民之中行此章列於小學故取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

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南軒曰困而學如已放而求已失而復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

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

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慙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識。○或問九思曰公且曰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聰明曰這只是識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言又却都沒些事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一箇物有一箇道理况耳目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意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且道如何視明聽聰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達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物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是知得此物不當視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達惟明仁義忠信之言將耳常常聽著不好說話莫教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南軒

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人欲之所由
過也然而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
發之後若但欲深察之於流而收
○孔子曰見善如不
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

惡而誠好惡之類曾問冉之
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
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

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
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隱居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
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矣蓋其所達之道即
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之事故曰未見其人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

首陽山名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

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

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嘗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

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

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

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

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集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編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

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闕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

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

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

懷藏道德不救國之危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與
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
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
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
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
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拜
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
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豫而亦無所誣也楊
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誣身以信
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誣矣而可
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首章之說曰觀夫子所
以告微生畝與夫告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
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
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有

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言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誣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誣身以信道維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龜也贖葬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節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集注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宜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學者於此章固當因是以得聖人待惡人之道又當知聖人之言動從容中節如此者蓋道全德備義精仁熟如化工生物皆自然而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勉也○案夫子之見陽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此遊象曰天下有山遊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曰：天下有山，山下趨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遠，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无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離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意，致凶咎之道也。又豈不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化姦凶為善良，革讎敵為臣民者，由復絕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可以避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又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獲罪如天，無所禱也。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祭如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

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故以諷孔子孔子云云蓋天即理也
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
於奧竈所能免乎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
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
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
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
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見我何
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
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案
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蓋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攷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既非正適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常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事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窮窮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

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
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
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朱子曰王驩齊嬖臣也
輔行副使也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
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
子從於子敖之齊驩字敖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敖來徒謂嘍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謂嘍也正其
罪而加責之言其不
擇所從但求食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行公
師齊大夫右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師王驩也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閉之曰禮朝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閉之曰禮朝
廷不厭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朱子曰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
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
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軒曰王驩齊之嬖卿也
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

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已者蓋孟子為時之所尊驥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色是以望之於此而以不我顧為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為言何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陷於險艱而已所謂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勤以盡禮而勤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有加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開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勅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所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為盡尊矣○愚案歷略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避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驥其正法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聖人所為賢人自不

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
曰待某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胎召亦往况南子乎由是
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
楊思勉伊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
士大夫居官立朝不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為法不然
則未有不陷焉者也○又易火九二壯于頄有凶君子
火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夫子以愠矯之於王敦
譬之此又別為一義雖非平時待小人之正法然處變
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

當知其詳見於本義
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
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
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或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
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

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未定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探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

知去聲○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高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

歸則誠愚也。○或問云：云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攷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蘇氏說但泛言人材之短長瑕瑜，未曾言狂悖之可移也。如柴參亦不當以下愚例論，蓋不移二字是承上知下愚兩端而言，不當專以下愚論之。蓋上知者知之上，非尋常之知下愚者亦非尋常之愚也。知之上者固不可移而之，愚矣。愚之下者雖有可移之理，而無肯移之心，則亦終於不可移而已。故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

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

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

亦必教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

以禮樂

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

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

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

氏之

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

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有不
能改故也○或問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不助
畔人天下所知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
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
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
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南軒曰
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
亂易亂而又加甚耳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為篡
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
子豈以是而欲往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

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是行

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
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任倚杖也。又言其教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

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

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澆。

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也。○南軒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或問云：云曰：張敬夫明楊氏之說，其意亦善。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後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不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翻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居吾語女。語去聲。○禮

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
君子問更端

則起而對故孔子論
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

也
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知好

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南軒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先後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言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誣情而不知

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然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四闢而通不學如守暗室於

室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情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

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謝氏曰詩吟詠性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性情之正無所固滯則問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子謂伯黃氏曰可以觀謂可以致見已之得失也。

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政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

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

無序無序便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純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

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苟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

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

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

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而塗說則棄之矣○南軒曰聞善者行而體之則其德蓄

聚若徒以資助語說而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

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曰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為事也患得者患無以得之也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若

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弒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患得失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為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案眉山蘇氏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亡二世以亡秦盧杞懼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乃知聖人之言良不為過亦名辭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闕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

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閉色雅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

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

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子曰子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

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曰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

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

之詳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

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曰孺悲之不見宜在棄絕之域取瑟而

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敢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三年之

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

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柝柮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檜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暮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

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

強焉。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

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菽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緜綠要。紙不除。無

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

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

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最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

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

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

尚，上也。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

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案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

佩，猥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貢曰：君子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

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

惡許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

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皆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

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矣

去惡

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蚤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

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啼乎愛之理而有以

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斯可見矣抑

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邪曰案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蚤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也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司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各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載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

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仁之為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也故曰心之德愛之理則於仁之義為最切也然仁固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啻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謂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為仁以其忠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三去聲馬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

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而事人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以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

於逸民之目

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

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

駢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

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舌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

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閒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惑感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閒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蚤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南軒曰去讒達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尊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識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

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

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

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耨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

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獲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

行以告夫子憮然曰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

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

而芸

篠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

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

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

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

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

長上聲。○子路迷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

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道之不行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日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

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愆然忘斯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與然即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輿沮溺荷篠丈人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思見其為入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求欲為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修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也與故嘗謂若四人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譏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

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謂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

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菴悲哀三年憂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

中之中慮亦可見矣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

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

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無可言其不可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如何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天乎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柳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故孟子所欲學

○大師擊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

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

之官干繚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

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其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亞飯為備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

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

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各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開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也。

論語集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編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
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類

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
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

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南軒曰見危得致命見得則思
義能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
也○愚案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蓋臨
難而死士節之常有所不必思也

○子張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處反
亡讀作無

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為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蕪至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所不屑為恢恢乎胥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必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

為有亡哉。○黃氏曰：戒問以寬廣為弘，乃集註未改之。前之說與今集註之意實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不兩存也。篤堅確也，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而曾子所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一言，則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之所可及也。○執道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此道理，湏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二三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潤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並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許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端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同，苟為不然，雖有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為有亡也。程子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

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子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

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讓之是也但其所言
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
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或問三章之說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斷以聖人之
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
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
然於其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南軒曰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之說是

蓋其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但拒之之說微過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遠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猶耳目鼻口皆有所用而不能

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之屬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

君子不為。○黃氏曰：小道之不可以致遠者，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許行欲以並耕而治天下，此孟子所以議其相率而為偽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頃刻而施也。楊墨佛老之無父無君，又何致遠而後不通哉？所謂正牆面而立，跬步不可行者也。

○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

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南軒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日知其所亡，謂○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日知其所未有也。

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

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問云云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嘗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云云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如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先生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第處如博學亦豈一日都便要都學得了亦

是漸漸學去曰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只管泛濫外面博學更不懇切其志便成放而不知求底心便是頑麻不仁底人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泛濫走作只在這窠坎裏仁便在其中○問程子云云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乎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以類而推曰節節推將去○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不曾先理會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慕越不要阨頓只是就近傍那饒得處換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做那一件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推第一段之類去讀第二段自此以往只管恁地去次第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曰是理會得來便推去理會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換將去如理會得親親即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

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利于寡妻便推類去
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家那如修身便推類去齊家齊
家便推類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南軒曰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為仁而仁不外是也學者
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
而臆度也聖門論人大抵如此○黃氏曰云云或曰何
以知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
心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定向而
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
切問而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
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
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謂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

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

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

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厲者色之和厲

者辭之確○程子曰它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南軒曰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

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

孚而後可以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

猶言大節小節開闔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
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
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
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尺直尋者矣○問伊川謂小德
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
狼這處是富做更有甚麼出入○子夏之說自有病只
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則不免有
些子小小事故遇者已不足豈可謂之可也蓋子夏
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女為君子儒毋
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南軒曰大德大體
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至其酬酢之際
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然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
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
大德不踰闕為本必大德不踰闕而後小德可以出入
蓋未嘗不在其闕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
出入為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南軒說甚善然非

子夏本意
姑存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灑色賣反埽素報反○子游譏子夏

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

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

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

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或問：既曰理無大小，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

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无欲由其序也。○集義程子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灑埽應對進退與盡性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謝氏曰古人須要就灑埽應對進退上養取誠意出來。○楊氏曰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進夫灑埽應對進退之間哉故其始也即此以為學其卒也非離此而為道。○呂氏曰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之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主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灑埽應對執事走趨之際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之知長之可敬甘於僕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教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南軒曰小子習於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夫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灑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為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為二體形而上者

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為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黃氏曰程子之言精矣然初學讀之莫有知其說者以
易攷之其曰形而上者蓋對形而下者言形非有象之
可見特因下文形而下者而為文言器乃形而下而道
則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
而言也灑埽應對事雖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
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灑埽應對為小形而上者
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
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其曰精義入神者蓋言精
究事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
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之類是也程子引此與灑埽應對之言蓋
以至粗之事對至精之義也至精之義與至粗之義固
不同然至粗之事其所以然者即至精之事也其曰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者然之為言猶曰如此其如此者謂
灑埽應對之節文也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

文之著見者如此者其曰便可列聖人事者蓋灑掃應對雖至小亦不過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然嘗以集注所引程子四段細推之則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十二段所以無小大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至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小大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或曰集注又以程子第一條說本章文義為詳盡者然乎曰此亦取其所以擇傳與倦之義為詳盡耳然以先後二字攷之則程子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注先後以義理之精粗而言則程子之說又不若集注之說為當也

○子夏曰仕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

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云云曰仕優而學為已仕而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以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未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於學而無窮也。愚案或問引原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與語不說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

其哀不高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

略細微之弊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學者詳之
子張行過高而少
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
堂堂容貌之感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
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南軒曰雖有高明之見

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不害其為未仁也堂堂氣象
所以為難與並仁也歟蓋是道也須深潛緝密親切篤

志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
達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入之

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

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或問鄧氏之說如何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焉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膚陽

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
也以使之無道殺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故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

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穢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
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馬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

問於子貢曰仲尼馬學

朝音潮馬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音識

下馬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
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
記也。○又曰此言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賢者則能
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
之道。夫子皆師之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
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
此。以未墜在人云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
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其
弘。邨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祀史
亦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佛言皆有厭薄事
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

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南軒曰文武之道謂國家之制度典章在當時猶有存者未至盡泯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間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乎其教而不自知也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

○叔孫武叔語大

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

家之好

牆卑案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

八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

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黃氏曰叔孫武叔以子貢賢

於仲尼子禽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三人之識見固謬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說且其所謂子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厚卑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見識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惟宮牆為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牆一稱日月一以天喻其

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為遠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

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類皆可謂切矣。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

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

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

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

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卦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為切至也。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宜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行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

貢知足知此其所造抑深矣。○黃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政則疑其有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其為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為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聞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階而升至於知天命有光輝已非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哉立之道之緩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為榮衰謂失其所依故為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者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木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

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道，豈不曉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厯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

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

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

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常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善人蓋本於此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

對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鍾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

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

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

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南軒曰此篇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大法也○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序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可謂得其要矣至其下乃泛及於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末數末度無不具舉者蓋帝王之道

初無精粗惟其合於天理當於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也是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知此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空無之謂也 ○子張問

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味反子張曰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

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馬於
處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序致期
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

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
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各而不果則是有司之
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難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
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
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
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

趨何以爲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南軒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微倖而苟，且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

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編卷十